

醫護義工奔赴救災 見證人性光輝

一呼近300人響應支援 不問回報只問「能做什麼？」



火光撕裂夜空，濃煙籠罩大埔宏福苑。眼見火勢完全失控，大批來自不同機構的醫護義工快速響應號召，從四方八面奔赴現場提供醫療支援，包括在封鎖區參與救援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教授陳裕麗。她永遠無法忘懷尋親家屬焦急的囑託：「若見到我的家人，請盡快聯絡我們，可以嗎？」當日消防員從頹垣敗瓦中抬出一具具遺體，有人「燒到不似人形」，連不少見慣生離死別的醫護也情緒崩潰，他們忍不住問道：「還能做多少？」直到大火焚樓逾24小時後，再有一名伯伯奇跡獲救，為被無力感籠罩的救援隊帶來了很大的鼓舞。災難可以摧毀高樓，但不可打垮一座城市的人彼此扶持前行的意志。深知心靈重建是漫漫長路，她希望各界也懷抱希望，為復常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陳裕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陸雅楠 攝

▶災民生活大受影響，陳裕麗認為在協助他們重建生活的同時，亦要為他們重建心靈。 資料圖片



在11月26日下午2時51分，宏福苑宏昌閣低層起火。之後火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當晚，醫護界已在社交平台成立群組，知悉情況嚴峻後緊急召集人手，陳裕麗表示：「大家未及細想，彷彿都是本能地趕赴現場。」在火災發生後不久的翌日清晨，已有近三百名中大醫學院校友加入支援大軍。

陳裕麗說，學院與相關部門一直有長期合作，故迅速與政府及基層醫療機構取得聯繫，了解哪些範疇最欠缺人手，「當時WhatsApp群組訊息不斷，一有求助發出，瞬間便有一群人義不容辭挺身幫忙。」由於現場情況複雜，「大家到場後，能幫什麼便幫什麼，看見誰需要協助便立即接手，各自主動分工合作。」

分流救援 安撫傷者及家屬

愈接近火場，前線人員愈感受到家屬的焦慮，更感受到要爭分奪秒救人的緊迫感。陳裕麗所在的隊伍集結時，已有大量災民及家屬簇擁上前，急着展示家人照片給救援隊看，並留下聯絡方式，哭求若發現親人消息，要第一時間相告，希望盡快團聚。「有人一見我們救出傷者，便衝前辨認是否親人；亦有鄰近居民徹夜守候，因樓宇相距甚近，不少人整晚站着，關注救援情況，徹夜難眠。」

災民需要支援，送院傷者及情緒激動的圍觀者亦需安撫與協助，「那一刻不少人情緒崩潰。我們能做的，就是什麼都嘗試去做，盡力去幫所有人和事。」陳裕麗與隊員迅速抵達災場後，先立即了解如何配合消防員做好傷者送院前的支援，分流需要即場搶救的傷者。

叮囑隊員避免直視慘況

直面災場，她目睹部分傷者傷勢嚴重，部分「燒到不似人形」，地獄景象較平日在醫院所見更不堪，「有同事因而情緒崩潰，隊伍中不少年輕隊員首次在前線面對如此嚴峻災難，我們只有叮囑他們，若非必要，盡量避免直視。」

樓宇的高層仍在燃燒之際，陳裕麗看到消防等前線人員已馬不停蹄冒險進入低層搜救，救援人員的電筒於火場中不斷晃動，所有人都全力以赴，「無論救援隊或外圍物資隊都不斷往現場輸送人力物力；醫護在現場被濃煙熏得淚眼模糊，只要消防員救出來，我們便去接應，大家都神經緊繃，腦內一片空白，只想着救人。」

「除了搜索倖存者，即使是已經燒焦的遺體，消防員都會帶離火場。寵物龜、小狗、小貓都一

袋接一袋捧下來，不放棄任何一個生命。」然而，陳裕麗無奈表示，「能救回來的少之又少，搜救隊那種無力感，所有人都感受到。」他們從凌晨2時候命至翌日晚上11時，「我們不斷自問：還能做多少？消防救援隊尚能到火場搜救，醫療義工只能等消息。」隨着時間推移，各人都身心俱疲。

倖存伯伯獲救 全場鼓舞

災難發生的第二晚，大火焚燒已超過24小時，現場終於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前線人員再救出一位伯伯，「經過這麼長時間仍能救出他，我們都非常激動」。然而短暫的喜悅過後，團隊成員又陷入沉思：「倘若救下來的傷者最終成為植物人，該如何應對？若換作是自己，又會怎樣想？」大家都不自覺代入各種情境，進一步思索：「面對這班災民，我們還可以再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

其實誰也無法提出明確的答案，但考慮到是次慘劇的長遠影響，「途經的市民皆目睹宏福苑損毀，這不僅對災民，對整個社區亦造成衝擊。」所以中大校友會基金會正探討如何透過一系列活動，帶動市民反思生命課題，希望幫助社會慢慢復常。

重建生活 更需重建心靈

大火無情，災後重建之路，才是真正的挑戰開始。要重新適應災後生活，除物資供應外，災民心理上的調適更為關鍵。

學懂轉化悲傷為同行力量

陳裕麗指，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庭而言，孤單感很容易讓他們覺得「不如死了算了」，「即使現時有過渡性房屋安置，但空間始終狹窄、設備簡約。對於原本居於自置物業或居屋的長者而言，失去家園後的落差極大。而孩子上學雖有校車協助接送，但三門仔（過渡性房屋）位置偏遠，社會要讓他們知道後續長遠照顧如何安排？長者是否需要考慮入住安老院？有沒有社工或部門協助？如何為他們尋覓心靈出口？」這些問題都要一一解決。

儘管話題沉重，但讓社會開放討論、學會面對與處理負面情緒，才能將悲傷轉化為同行的力量。陳裕麗認為，媒體不應只側重正面報道，

不避談不忌諱 直面生死教育

在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提倡以較溫和的用詞談論生死，例如以「去了彩虹橋」、「畢業禮」等字眼取代「離世」、「死亡」等傳統表述，但陳裕麗強調，無論災民或受事件觸動的市民都需要情感出口，而非避而不談，「例如很多時選擇自殺的人，並非因病厭世，而是源於孤單與無助。他們渴望有人傾聽、分擔憂慮，卻往往只得到『稍後再談，到時再算』的回應，他們想傾訴的事無人聆聽，又怕添煩添亂，才會感到無路可走。」

華人避談 錯過臨終告別

她提到自己近日在茶餐廳用膳時，遇見一名老師正為一班中學生進行輔導，當時學生談及宿命論，老師亦耐心回應，「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細聽，原來這些中學生已在思考：人既如此脆弱，努力讀書有何意義？一場意外便可奪去生命，這是否宿命？為何災難偏落在這群人身上？這些思考，正是教育的契機。」過去有人誤以為學童自殺只是兒戲，更避談有關議題，但其實無論年紀大小，對死亡的關注始終存在，若總是逃避悲傷，反而會令有需要的人找不到宣洩的渠道。

直面生死教育

華人社會對死亡話題長期忌諱，曾在老人科病房工作的陳裕麗舉例說：「我們習慣在親友喪親時說『節哀』，其實即是叫人不要哭、不應表達悲傷。」有時家屬不願在親人臨終前談論生死，反而錯過了珍重道別的機會。

她又提到，傳統觀念認為曾有人離世的地方是凶宅，不宜居住，擔心住宅會因而「跌價」，但病人能在家中離世，也是一種福氣，故有長者會特意選擇在家中或安老院離世。「今次有災民就表示，希望在重建後重返舊地居住，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與離世親人的連結。這也讓我們重新反思：何謂凶宅？一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面對生命無常，陳裕麗認為不如坦然面對，她希望透過音樂會等活動，讓大家有機會表達情感，讓情緒自然流露，再慢慢修補事件帶來的傷害，並藉「四道人生」——道愛、道謝、道別、道歉的概念，「將許多平時不敢說的話，透過音樂宣洩出來。當中可能會有情緒、有眼淚，但不代表我們把件事搞到不開心。生命教育，正是讓我們學會如何珍惜每一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活重建，陳裕麗觀到，長遠照顧規劃與全人護理至關重要。尤其在心理層面，災難為全社會帶來的情緒衝擊巨大，「包括小朋友目睹『污糟、燒焦』的場景，可能深感恐懼。」救援隊伍中亦有隊員因壓力過大情緒崩潰，故為照顧醫療義工的精神健康，翌晚已安排心理輔導講座，「我也留下聯絡電話，隊員若需要情緒支援，隨時可聯絡我們傾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陳裕麗表示，部分災民獲安排入住過渡性房屋，但生活與舊居存落差，或無法一下子適應。 資料圖片

災難見真情 安老協會一夜安頓逾70長者

●羅維佳（右）採訪受火災影響的婆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銘華）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造成嚴重傷亡，數以千計居民流離失所。火災發生當日，不少團體及組織伸出援手，為受影響災民及長者提供免費的臨時居所，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就是其中一家。該會第一副主席羅維佳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發當晚，協會接收了70多

名受影響的長者，隨後幾日人數陸續增加，最高峰時有約100名長者。他坦言，不少受影響的長者對火災有很大的心理創傷，協會在幫助解決災民最迫切的用藥、就醫等需求外，也會協助社工安撫他們的情緒。回想火災發生當日，特區政府透過救世軍聯絡香

港安老服務協會提供協助，羅維佳說，最初以為只有二三十人需要安置，便動用自家院舍名額安置他們。沒想到後來人數不斷增加，一晚之間便已接收了70多人。

各區院舍支援 騰撥200床位

「當晚我在會員群組內動員，各區院舍的反應踴躍，主動騰出床位作為支援。後來發現單是大埔和北區已能湊齊200個床位，於是動員這兩區的院舍名額。」

「剛開始與災民聊天時，他們因為失去家園和親人相當不开心，只能盡量安撫他們的情緒。」羅維佳對其中兩位受影響的長者印象比較深刻，其中一位長者是帶着外傭前來院舍暫住，剛開始時對陌生環境比較抗拒，後來在院舍人員及外傭的幫助下，才慢慢適應下來。另一位是獨居長者，平時需要看多位專科醫生，由於失去了身份證，相當不方便，於是協會主動幫助他協調相關部門和醫生，解決了就醫用藥問題。

羅維佳坦言，不少受影響的長者對宏福苑火災有很大的心理創傷，有人甚至希望長期住在臨時房屋，也不願再回到宏福苑。他希望「一戶一社工」服務能夠深入了解災民的心理創傷、實際需求、未來規劃，以及經濟困難等問題。

自特區政府公布災情後，協會即在內部發起捐

款，各院舍紛紛表示希望透過協會捐款，並陸續將善款匯入協會戶口，總額超過150萬元，全數轉入特區政府指定的相關賬戶。協會還設立「院舍災後支援小組」，透過院舍與受影響的長者接觸，了解他們的狀況，並與社署及救世軍保持溝通，跟進物資供應和床位調配等事宜。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鄒錚在訪問中表示，事發當晚協會緊急調集各類物資送往災區，不過由於時間太晚，協會只能電召貨車運送物資，現場交通亦頗為擠塞。令她感動的是，負責運送物資的貨車司機非常熱心，他主動打電話說：「現場已經堵得水洩不通，你們同事送完物資後可能很難出來，不如我在這裏等他們。」

由於協會同事不僅要負責搬運物資，還要在現場留守一段時間，「我當時跟司機說：『不知道要等多久。』」他卻說：「沒關係，我等你們的同事辦完事，再送他們回來。」一位素不相識的貨車司機，卻願意主動留下來等候，讓她非常感動，也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

院舍主動帶床鋪物資支援長者

業界的主動支援更令她感到很溫馨，鄒錚表示，當晚不少長者入住院舍時，連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沒有，「不少行家得知消息後，立即帶着自家院舍的床鋪、物資、飲料、食物前來支援。」在短促兩小時內已安頓好70多位長者。這次經歷充分體現了業界的凝聚力和愛心，即使面對災難，大家都無私地捐獻資源，非常難得。